

圓覺經略疏之鈔卷第二下

於五

圭峯蘭若沙門宗密於大鈔略出

疏經云下三會通兩文身心一者義如前科
地皆據能現者遮疑情也緣海東曉法師釋
彼論此科法合鏡喻之意云法身似質化身

於五

似影恐有曾見彼疏者疑云既云現於眾生
心中即合是應化之身云何言法身及真心
邪故此通云據能現之本等也疏此約下四
別釋現義謂正當知佛心亦如此之時佛心
是所所知之境從自淨心顯現如變影

緣真如也即真如非影不妨變影緣如即知
佛心亦爾經結名中疏翻云止者止於萬緣
方得寂靜寂靜是顯相止是釋名於染等若
雙成止義及寂靜義問既此三法皆名觀云
何此門脩止答前標意此宗必具理事定慧
皆無障礙故觀觀皆止止於餘觀非論妄緣
故下文云若他觀者名為邪觀止止皆觀念
念心心若一間斷即無明故故前云恒作是
念然每觀為門不同立意各別此約止門而
脩止觀也由此義故於涅槃起信及天台等

永樂北藏

圓覺經略疏之鈔

第一八七册

所說三門皆大同也如下三觀終處具說若
 準涅槃下引經釋也然彼經中此一段文義
 廣辯三相同此三觀具有標意別釋總釋至
 下具引以會此中三觀今且直配此觀一門
 然亦不具錄其文但列名而已今為具引對

詳可解文云奢摩他者名為能滅能滅一切煩惱

結故

此前三亦云身心
容盛從此永滅

又奢摩他者名為能調

能調諸根惡不善故

此前三云內發輕安
輕安是善法攝故

又奢

摩他者名曰寂靜能令三業成寂靜故

此文
全同

又奢摩他者名為遠離能令衆生離五欲故

又奢摩他者名曰能清能清貪欲瞋恚惡癡
 三濁法故以是義故故名定相經起行中疏
 心性依士釋此則持業釋是識者是心識自性也非所依真性
 疏能幻之者如普賢章備釋法喻
 各有五門檢而示之依如幻始覺等者具如

於五

二

普眼章中二空觀也然彼與此有三意異彼
 明稱理圓觀以成圓頓悟解此明剋體進脩
 堅持不捨以彰觀行又彼是總相觀行普被
 諸根此是別相方便別對一類彼上根入此
 中根入疏隨機應化等者此約在觀行中習

學化行釋也謂變起種種方便說法開示衆生或想種種現神通事攝化之方等或坐時習此方便或餘時正觀機說法皆是學習化行之義但以決定志願大悲之力念念如此即是脩習行化故經次云內發大悲輕安若觀心釋下約脩治心行釋也謂染淨皆空心變即有妄識既已變起塵境難可頓除故今以悟解方便變化引起一切情塵以爲所緣之境然後以種種對治幻智一一翻之即同淨名云八萬四千塵勞皆吾侍者降伏煩惱

滅勇健無能勝如有經說火與薪戰薪多火盛今變起幻者意在翻破也故云變化不單云變單云變者一向是妄識所變今云化者表是幻智自在之力知是虛偽故故名變化非障非蔽者且如慳蔽施惡蔽於戒瞋蔽於忍等六度既云六蔽八萬四千例之今觀之即淨故知非也且約翻爲六度者如法句經說又若對上二句即起諸幻以除幻者有四對別謂自行化行除障起行止持作持除徧計執翻染成淨一一配之可知經功成中躡根塵既銷

永樂北藏

圓覺經略疏之鈔

第一八七册

者躡上除幻之句亦可取前奢摩他之文彼身心客塵從此永滅故自他無二者正觀成就內發者心行自然如此也即情發於中而形於願矣同體大悲者由將幻智觀察自他自他皆同圓覺淨性自己既悟身心喜樂傷他未覺枉受苦惱故悲愍之如富貴勢要之人眼下見他貧苦傭作或爲奴僕若謂他實是下舍貧賤或是奴僕即心裏平平若聞道是三公貴族子孫家破貧苦或因餘事沒落爲奴即愴然哀傷便擬救拔濟惠今菩薩了

悟淨覺觀行又成觀諸衆生貧窮無福慧入生死險道又觀他皆同覺性迷故枉受輪轉是以前發大悲心也法喻對之可知疏輕安者上釋大悲已含此意釋訖又於前觀門中釋體用訖今但略示此門行相也經結通中疏從此觀門等者含二利行也謂明菩薩從此二利觀門方能對機起於二行或宴坐靜室或於餘威儀中剋志加行專注觀門今得觀行成就方堪於一切時中脩六度萬行也乃至佛果者略於中間謂成時當十住初心

從此漸次增進念念不退自然歷於二住三住乃至十住十行十向十地等煩惱習盡行位圓滿即佛果也經科揀濫者恐聞能治所治皆是幻化謂言幻智亦同凡識故初二句揀之意云觀幻之智故名幻智智體非是幻

於五

四

故前云知幻即離又恐聞能觀非幻便計有能觀之相故後二句又揀此濫謂若能正觀幻時便了所觀無體可離即爲真理能觀無別能離即是本智則自然觀時便不同凡迷幻境若見所觀是幻是可離法我能觀智不

同彼幻不得離之我能如此諸迷者不能若有如上等心則兼此智亦爲幻也以取能觀之相故經科總結者總結功成已來文也於中文有法喻法中但依上解了夢喻即永離幻相也經云是諸等者如是觀行功成拂迹

遠離諸病便是菩薩究竟圓妙之行從今乃至佛果念念如此用心更無別意設使脩六度萬行三十七品一切助道之法乃至捨頭目等時一一只依上來用心即此差別諸行皆成菩薩妙行若失此意設能捨身亦不成

無漏之因也

種如有比丘自當佛種種訶責之

疏如種穀等

者等一切麥豆之類覺心者了悟圓覺之心也

即上所標悟淨圓覺以淨覺心等是謂以淨

覺心等者種依土以生苗悟約幻而成智智

則親從悟覺而起不從幻法苗亦親從種子

五

而生不從水土餘意可見經結名中疏亦名

等者梵語雖異所目無殊餘義如文上來釋

起幻觀竟經起行中疏二一躡其下釋明所

離經云以淨覺心不取幻化等者文有兩節

初明所離於中初一句躡所依次不取下二

句明所離配離前二觀可知後了知等二句

釋離所以謂見身心即著我相著即起過故

前靜之次又觀之今了是礙故皆不取疏此

下下二釋明所用二一標指疏即上下二正

釋三一釋法二一釋正顯體二一釋所遮經

云無知覺明者無知覺之明依士釋也無知

覺是遮詮明是表詮遮非知覺情識表是靈

明真性疏所了身心者此觀所造異於前觀

前觀以了知身心為境故無知者異於心無

覺者異於身故次云身觸心緣等然身觸者

含於鼻舌身等三根以皆與根合而了別故
根則屬身故心緣者意在眼耳意等三識以
離中而了別故由此分別者總指諸識障正
知見者即靈妙心體名正知見由前云理障
礙正知見又云圓悟無上知見後云當求正

知見人故此正標知見為所障兼指其體是
無知覺之明也又緣此云無知覺明恐疑真
知亦是兼淺總須泯之故徧標矣若云無知
便是真知亦無既云無覺覺應亦爾云何當
部唯宗於覺講者至此必請明示學徒疏正

顯下二釋所表四一直指正顯等者正是此
觀所宗道理體故廣顯其相也其文雖易其
法甚深但在說時分明顯示不可具以文字
轉轉釋之可盡但隨文隱略指而已疏然此
下二明無比二一就當體明無比上下可知

於五

六

傍者四方中者當處無在處者顯無中也夫
言中者皆約當身正住處為中以分東西上
下今既不取身心之相故無中邊上下也疏
欲言下二對諸法明無比不從緣起者彼法
緣會即起緣離即滅靈心不然故不從也餘

皆易會其語但恐不見其法善思念之疏故
 諸下三辨說儀訶為邪小者若一向但言空
 寂者以外道不識執實性實約小乘妄計三
 四皆實無為清辯猶迷一向著於空義故
 諸經論訶為邪小也諸經皆說耽空滯寂是

二乘行華嚴說二乘人墮無為坑又有經云
 乍可墮有如須彌不可墮空如芥子瓔珞云
 樂行寂靜緣覺行肇公不真空論中破本無
 宗云本無者情尚於無多觸言而實無故非
 有有即無非無無即無尋夫立文之旨尋經

也直以非有非真有非無非真無何必非有
 無此有非無無彼無此直好無之談豈曰順
 通事實即物之情哉於知見等者是以法華
 華嚴約即體之照用呼為如來知見楞嚴經
 內名為妙明本明圓明今此經文及諸論皆

名為覺或約體或從用各是一義安立名相
 不同於此言具遮表揀法彰名不名之名強
 安明字疏今此下四結示經意文顯可知疏
 諸礙下二釋離所依迥殊對待者即身心真
 妄因果染淨凡聖等如二乘人超三界便有

三界內外為對菩薩超二乘便有大小為對諸佛超菩薩便有因果為對乃至有漏無漏有為無為悉皆如此今冥合靈心並不如是謂不劣於佛不勝於凡不出世間不屬三界云云之例且如無漏聖人為無礙有漏凡夫為有

礙今既永超礙無礙境豈同如上對待法邪經礙無礙境者疏中含三意釋礙無礙超初取靜及次起幻兩門起幻緣境為礙靜無所緣為無礙故上文云不取幻化及諸靜相二超煩惱涅槃煩惱繫縛為礙涅槃解脫為無

礙故下文云煩惱涅槃不相留礙三者身心塵域等總名為礙若以心離之名為無礙今皆不爾故皆離之故云超過也合起幻及煩惱為一義合取靜及涅槃為一義以為一對即上句中涉字下句中同字是其意也合上

句者謂起幻智除幻者又欲變諸幻開幻眾眾多心數一一作意運動勞擾心慮雖是觀智涉於煩惱同是擾亂之行故此意即以起幻為煩惱之礙不別說貪瞋等煩惱也合下句者謂一向取靜同於二乘厭生死愛涅槃

耽空滯寂涅槃即是無礙之法今取靜行相
 屬於此科故云同也此意即以取靜為涅槃
 之相不別說擇滅無為灰身滅智等涅槃也
 故此一對異前各說以為第三意也疏屬已
 者謂自已所有受用因緣資具乃至屋宅田

於五

八

地園林臺觀或為王官所統部邑皆名屬已
 受用之具此門觀行成就心合靈源之時此
 等宛然仍舊然都無取捨計度有無等分別
 之念疏共居國邑者瑜伽等論說此三千世
 界是眾生共業所感貴賤人畜種種有情同

共依之而住名為依報自身則各隨已業貴
 賤苦樂不同飛走類別名為別業正報今意
 在凡常人易見故直云共居國邑謂或一間
 浮提或瞿耶尼或一大唐或一土藩等或寬
 或狹或通或局同一水土所宜風俗所為山
 川所出王法所化皆得名世界不必事須三
 千大千以脩觀行人之心之境量不必徧於大
 千界故疏還有見聞者略舉二識以例餘識
 且舉心王以例心所此等情慮皆不異尋常
 未脩觀時但必無心計度耳經塵域者比來情

塵之疆域也。疏靈照者，心靈自體有大智慧，光明徧照法界，義故毗盧遮那是法界身。此國翻云光明徧照，餘不釋者，皆可意求。疏鎧字下二釋喻三，一釋喻依言喻所依物也，物非能喻法，非所喻。此二全殊故也。但物上有義與法上義相似。

於五

九

此二義方是能喻所喻也。如將金剛喻般若者，若取二法即無交涉，謂金剛有形相般若無形相般若，是決擇之慧。金剛何能擇法般若萬德，乃至恒沙妙用。金剛悉無今取為喻者，但說堅利義。金剛者萬物不能壞之堅也，而能碎壞萬

物利也。行深般若波羅密者，天魔外道煩惱無明一切障等不能動轉，堅也能斷煩惱，照五蘊空利也。但取二法之上各有堅利之義，即便成喻。喻者曉喻以相似義，曉喻令解，今有欲徧看聖教或講義聽義，參學禪慧徵論道理者，必須明解法喻比對之意。故經云智者以譬喻得解，不言愚者。疏鎧字不定者，推本訓釋此字非聲義，故又不全非取意用之，亦可通。故但以義疑，故三釋存焉。金石等者，等於銅鐵之屬，或玉石中有清遠聲也。聲相者，聲之相貌，清濁

高低像似之謂也。鏗鏗然者，但想取擊鐘磬聲，勢即可會也。巴南風俗，亦呼驢鳴為鏗。鏗之聲，但彼重濁，不同鍾磬清遠。迴潤拙者，譯經時，天竺僧宣梵文解，兩方語者，翻出為唐言書，出名為筆受，以天竺語與此，倒次須

迴文。又彼語，朴次須潤文也。今云拙者，以聲是體，鏗是相，先合云聲也。即大鍾者，切韻中釋也。亦與鏞同訓。問若爾，即鏞是物質，何不云鏞中聲？乃云器中鏞邪？故次答此意云：是諸器等也。謂諸器中有一金器或銅等名之為

鏞擊。此鏞時聲出于外文，甚順，故云準此。則順本文等也。但筆受等者，良以黃皇二音全同二字，又皆從金。鏞鏗二字，又亦音同，故易錯也。笙簧者，四其狀如此笙，有十七管，管管置一簧，長短有異，吹之乃中間扇動，而有其聲。

聲若不品，扇上有微錫，如麩糠，許大移之上。下取其聲韻，名曰調請。請字疑是清字管籥之屬者，慈思唯識疏云：以內有風起，聲等故。又老子道經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河上公注云：橐籥，中空虛，故能出聲。氣無有屈竭時，搖動益出。王弼注云：

樂器守中則無窮盡樂已任物物莫不理若
 樂器有意於非則不足以供吹者之求彼說
 二事今唯取器以是出器物故樂是樂器備
 象之類非出器物此等管籥笛箏之類與經
 所喻之義云俱錯者以簧字為鏗字以簧音
 相順也為橫音疏後正下二正釋喻三雖異者鏗鑽
 簧也皆通者三物及身心皆不能拘於所出
 聲與又不離已中已又不能及之故法喻皆
 相當矣

圓覺經畧疏之鈔卷第三十

永樂北藏

圓覺經略疏之鈔

第一八七册

永樂北藏

圓覺經略疏之鈔

第一八七册